

陶

樓

文

鈔

陶樓文鈔卷第五

貴筑黃彭年

皇清誥授中憲大夫 記名道廣西鎮安府知府署右

江兵備道 勅祀昭忠祠伯父黃府君行狀

曾祖考朝瓚 皇馳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陝西鳳邠

道 曾祖妣

張王

皇馳贈淑人

祖考承諛 皇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陝西鳳邠道

祖妣羅 皇贈淑人

考運裳詹事府主簿銜 皇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陝

西鳳邠道 妣匡 皇贈淑人

國家自平定川楚而後海內晏安雖有邊隅之警輒撲滅未嘗燎原民不知兵者六十年至道光之季年賊起粵西時承平久宿將凋謝疆吏恬不能治軍則率郡縣相與諱飾吾伯父右江公以一縣令屢發其難治團練禦賊左右支柱精忠偉烈天下莫不聞而統不過偏師治不過一隅及賊竄長沙連陷數行省蹂躪徧東南楚軍起而搏之逾十年卒乃盡殄傳曰始事者難爲功豈不信歟公始終粵江左右以身殉國及粵賊之平公不

及見今距成仁之日十有三年矣而誌狀未具恐久而就湮不得不及時撰述以備史館采擇公諱輔相初名杞斗南其字貴州貴陽府貴筑縣人先世自江西上高遷湖南醴陵及公考經林公徙貴筑遂家焉經林公有四子長諱安泰 封奉直大夫次諱輔廷山西垣曲縣知縣次卽公吾父陝西鳳邠道諱輔辰其季也公性至孝事經林公及母匡太淑人竭力致養家貧勤學年十四補縣學弟子員喜爲瑰麗奇宕之文督學使者李公宗昉初至黔觀風得公卷大怒置下等榜示生童曰無

或如某之破壞文體者可以爲戒及歲試得公卷則大喜置高等俾食餼復榜示生童曰如某之改過能文使者猶憚之可以爲法由是名噪黔中年四十五始中順天鄉試舉人五十有三始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西公自少負奇氣能任人所不敢任道光中遊歷燕晉粵東知天下將亂常挾登壇武備諸書自隨旣困躓場屋積不得發摭至是始慨然思有以自見方出都時咸告以自京朝之官宜備載饋贈之物公笑曰君子不爲也單車就道抵粵西兩載治銀牌峽盜有聲道光二十七年

權陸川湖南新甯土匪李沆發犯全州西圍粵省戒嚴
檄公赴援六晝夜馳千餘里抵新安擒斬甚衆奉 旨
以應升之缺升用公之從戎自此始二十八年權博白
時粵西盜賊充斥因條上保甲章程兩廣總督徐公檄
郡縣做行之公至博白十日擒賊渠馮大毒十於水鳴
圩境內肅然張加祥者江南提督幫辦 欽差大臣殉
節丹陽張公國樑之始名也時在羣盜中號爲魁首率
其黨二千餘人寇博白之安定堡滑石麓公率練剿之
營福壽堂食頃加祥來襲迎戰獲其酋張亞保加祥遁

合浦二十九年七月加祥合羣盜勢益熾公擊之那裸
圩追敗之石梯隘獲其酋李積英加祥後降於提督向
忠武公易名國樑公以其忠且勇也與交歡焉三十年
正月權橫州橫州地勢險阻屏蔽嶺西大吏以公威望
旣著故以屬公抵橫未弔月靈山賊劉志遠姚有高紀
珠海犯橫之大盧村敗之鶴堂嶺賊遁南坪迫諸河賊
遁貴縣三月靈山賊李自達犯橫之西凝新圩分據舊
圩沙坪公軍於平塘會陰雨不得進密遣善走三人潛
出新圩門外夜半伺賊守者卧移賊礮向圩焚之又遣

三十人匿三浪汎林中聞礮聲鼓角齊鳴賊驚潰比曉賊屍枕藉自達遁四月自達復糾温亞旺牛兒三閔亞五諸賊寇靈山楓塘圩公禦之勒竹圩賊竄那鳳圩公敗之平嶺又敗之靈山河埧村回軍那陽偵賊復竄西擬新圩公至南鄉獲賊覘者言賊將襲州城公乘賊未發率輕騎搗新圩下之擒牛兒三追獲自達於六吉村事聞 詔褒錄五月賊謝長腰四自賓州犯橫之旺安圩合貴縣賊沙爲大陳亞明據校椅公趨校椅賊竄鄧圩敗之六藍村又敗之青銅圩賊竄大灘司將與甯金

響合金響者會匪之魁也其黨胡榮李貴糾衆數千宵
聚晝散公詭言會哨瓦塘舟泊平福夜半突起登陸焚
其巢獲金響及榮貴走長腰四八月貴縣賊許士哲犯
橫之劉公圩時賊酋謝甲六屯平福麥世杰屯大灘蘇
三屯博合圩長腰四屯永瀆之震龍圩相去十數里互
爲聲援兵至輒退兵退則復出肆掠公度所部寡不足
分布乃定計以賊攻賊命大灘巡檢彭邦疇招降世杰
而士哲及甲六亦相繼投首遂使擊長腰四於校椅賊
遁大山十月長腰四糾巨盜王斌號九江三者與其弟

九江四及志遠有高等大舉寇橫之陶圩攻蓮塘張村
公率世杰禦之敗績調水口黃村團練嚴陣以待會向
忠武公軍至古逢合擊斬馘千餘追及之鄧圩又敗之
宿龍村長腰四遁擒其妻子及九江三兄弟等百三十
三人是役斃賊三千有奇於是橫之西南稍靖博合圩
者界靈山合浦貴縣之交橫東北之大都會也圩背自
陳山獨竹上石十餘村並合浦之蘇村靈山之土狗村
皆山寨奇險賊渠蘇三陳阿珠滿莫遠國韋亞裕大莫
踰私閔福垂五鄧亞海謝成龍謝成虎林亞二林巨光

韋亞五李善長十三人聚黨六七千分據之附近村圩多從賊者公患之聲言閔團潛出馬山召諸生閔麟書等語之曰作官不爲民除害是尸位也紳士不能衛民命是虛生也村圩諸匪盤踞諸君豈無意乎公泣諸生亦泣矢曰有不與公同心者毋使令終公遂授以計咸豐元年二月公從十餘騎至那陽麟書等以團八千一夕至遂圍陳山賊出不意遁獨竹獨竹僅小路背倚高山壯練進攻者輒殞莫敢前募死士八十人自高山攀藤而下夜縱火焚之擒斬千五六百人餘黨竄上石上

石高二里許不利仰攻環山麓守之賊糧盡突圍因而擊之得脫者僅百餘人陳阿珠滿及蘇三等九人走匿巖谷蒸之斃三人擒六人是役不調兵不請帑不動聲色不假時日殲賊數千橫邑安堵返署之日父老扶杖郊迎歡呼雷震公未嘗自以爲功焉麥世杰之降也公知其非誠特羈縻之世杰亦陰懷叛志自駐大灘使甲六駐平福梁世猷駛扒船二士哲駛扒船五泊城外其親黨館衙前伺公公旣平博合圩陰遣諸生胡濟邦雷雲書殺世猷武生呂復之殺士哲白步雲殺世杰親黨

公駛舟平福甲六逃殲其徒十三人抵大灘擒麥亞四世杰率妻子遁四月初一日上特褒公出奇制勝有膽有識擢直隸州知州十四日詔授鎮安府知府公自以受知深益自奮五月世杰糾貴縣賊徐康二興業賊吳士養及金田會匪自下而上水陸並進又糾謝江甸盧亞相自南甯下撲州城城中民欲逃公白校椅馳還立大雨中呼曰我在無恐必欲遷者賊去無復入也人心既定乃遣舉人鄧岳霖諸生吳從善武生呂復之等調團萬餘分駐平福謝圩嚴諭堅守毋爭功輕進

久之羣賊盡聚南岸村樹木城南岸廣里許袤五里負山臨河東西萬山叢雜東南小徑西南大路西北沙灘賊列數百斤巨礮守之環數重公密布諸團分守上下流南北各隘遣公子韶年率練伏村東巖澗中夜半用火牛火箭自大道衝賊巢陰遣人於小路縱火選勁卒五百自沙灘進賊守者奔移礮向村焚之木城破殲賊及溺死者無算逃賊躍入大舟爲下流守者所截以金錢拋擲兩岸公諭士卒曰賊滅皆汝曹有也毋爲所賣遂焚世杰亞源於舟斬其首以徇賊酋余亞銳走村東

萬山中爲韶年所獲是役悍賊數千無得脫者橫邑自是肅清商賈往來如舊 詔賞花翎與韶年六品藍翎九月剿廣東靈山賊於陸家村十月剿蘇凝三於欽靈界之板城誅之十二月權南甯府兼權左江道二年二月剿謝宣仁於吳村圩定邕南時三岸村剪刀圩東門圩蘭村六塘之間羣盜並集艇匪自梧州連陷桂平桂縣圖犯左江公率四百人馳橫州斬其先鋒十六人賊震懾不敢入境城中奔告吳村雷志勇叛將襲沙街馳還剿之糧盡軍潰盡括署中衣物質金四百不足則貸

諸紳商得金三千有奇命舉人雷嘉樹攻亭子圩武生
謝岳生自玉崗進文生徐俊光自那馬進自率壯目潘
其泰攻吳村之南志勇乞降公諭之曰吳村圩百有五
村吾克二十有六能如約縛渠魁以獻吾豈好殺戮哉
志勇許諾而私於各村糾衆拜臺拜臺者粵賊入會之
名也潘其泰之練多爲所誘諭其泰遣散志勇故與其
泰有隙遂假殺其泰爲名圍攻南甯公堅守百五十日
城中糧垂盡毀銅錫器爲礮子出城力戰賊始解圍而
去八月剿平樂土匪平之四年九月權右江道諭土匪

自來投首者卽爲良民編入保甲右江平五年三月奉
旨記名以道員用六月粵東賊李文茂自梧犯潯公
禦之武宣屢有捷獲而賊衆日增提軍會剿之師遷延
不進又軍無見糧時虞誦潰何松亭新降之衆尤慮生
變連牒布政使乞餉不應乃遺書桂林府李君子易陳
四難四易使達於巡撫其略曰碧灘至潯城下水不需
兩時上水必需一日灘高水急可進不可退勝則直入
賊巢敗則全軍俱沒其難一也往年馮雲山竄踞永安
不過萬人李文茂三倍其衆陷潯郡後又增二三萬礮

火貲財皆十倍於雲山其難二也賊匪每戰驅新脅者
前行我軍殺賊千餘焚船數十可云大勝而老賊無恙
如平南屢勝賊猶愍不畏死其難三也提軍不來必添
兵壯添募之後提軍復至經費難支其難四也然賊勢
雖猖究有可辦之法潯城穀米已罄賊赴四鄉擄糧今
惟四路斷其接濟賊愈增糧愈盡不戰自敗此一易
也平南之捷賊鋒已挫貴縣團練追賊東津城池已復
是南河有備矣今委李邦祿禦賊蒙墟若再有經費可
派壯一千至南木墟使謝丞駐大黃江劉孟三駐新墟

然後何松亭之誠勇自水路直抵弩灘廖光華之楚勇
黎廣忠之勝勇分駐兩岸約期大舉可以一戰成功此
二易也逆匪雖多究係烏合若不惜貲財購覓內應然
後四面夾擊此三易也被脅之人立功贖罪予以重賞
土匪既散賊黨自孤此四易也然此四者若無經費皆
無可辦駐宣半載力竭心殫經費不能支持僅有一死
報國不獨賊不能平死有餘恨卽招安之何松亭將欲
何爲不能預決矣書上未報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兵勇
果以飢譁松亭爲其下所殺公急調二塘練守城未至

次日黎明叛卒啟宣武城納賊自賊中逸出者言公被

執絕飲食賊日具酒殺公罵不絕口輒毀其器至三月

初九日以餓死

據公子鶴年等訃啟是二十九日賊瘞申刻粵西公牘則云三月初九日

公屍河畔春秋六十有四公之始至粵西也遺鳳邠公

書言粵西虧空幾三百萬羣盜如毛官吏匿不以聞深

歎憂之及權博白牒上官言盜不治粵將大亂巡撫某

批其牘曰荒唐公憤甚再具牒鑿鑿言之謂如不信將

上之鄰封乃不復斥責公疏盜首姓名百三十餘人書

告鳳邠公曰吾以文官殺賊濟則君之靈僅治一邑

不濟則以死繼之於大局無補也久之言者以公所疏盜上聞詔切責巡撫而反者已數起周文忠公撫粵西始倚公辦賊公亦銳自任始終十年身經數百戰殺賊數萬計常有蕩平西粵之志功業未竟中道殂壞被執不辱絕食捐生卒踐平生以死自矢之言嗚呼使疆吏早聽公則數賢守令足以辦賊不致禍延天下卽公在武宣時苟無某布政使掎扼之少資其餉則四易之策行粵西之民亦早出水火之中矣禍亂之來忠良之殞喪豈天實爲之抑果遇人之艱難歟公擢鎮安出自

特旨未幾而請補天河縣題本入 上批本日黃輔
相已授鎮安府知府矣咸豐三年春鳳洲公自吏部郎
中截取召對 上詢公年貌履歷甚悉意嚮用公六年
春粵督某惡公伉直思中傷之有 旨調引見而公殉
難疏入 上深憫之 賜卹如例 子雲騎尉世職入
祀京師廣西貴州昭忠祠公少從張香塢先生遊倣北
溪西山讀書法撰四書字義喜爲制舉文宰陸川博白
設義學寶興會軍書少間輒召諸生講藝不屑規撫前
人嘗戒子弟曰爲文傍人門戶其人不足重也故生平

所自樹立時或激切而毅然浩然無所撓於其心其治
團練也民間一錢一粟片語之爭綜核至精而推誠心
委曲調劑之故所至民樂爲死其用兵也能洞知賊情
而操縱離合之刺橫州時周文忠公與之一故勳業尤
著性嚴急鳳邠公事之謹兄弟共學久尤相親愛公盛
怒時鳳邠公一語輒解嘗製帶飾以采色鳳邠公微規
之遽起自斷其帶其勇於自克如此及公殉節鳳邠公
言及未嘗不流涕也配賀氏 封恭人子鶴年候選訓
導書年縣學生員四川試用從九韶年廣西升用知縣

逢年廣西荔浦縣知縣文二長未嫁卒次適貴州都勻
知縣趙大松殉興義之難 贈卹如例孫男女十五人
同治七年十月姪彭年謹狀

先府君行略

曾祖考朝瓚 皇馳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陝西鳳邠

道

曾祖妣

張王

皇馳贈淑人

祖考承諛 皇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陝西鳳邠道

祖妣羅 皇贈淑人

考運裳詹事府主簿銜 皇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陝

西鳳邠道 妣匡 皇贈淑人

先君諱輔辰字琴塢貴州貴筑人由縣學生中道光壬午科舉人乙未恩科進士 殿試引見以主事用籤分吏部補文選司主事陞驗封司員外郎考功司掌印郎中京察一等截取 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分發山西告假回籍 特旨以道員仍發山西 賞戴花翎兩次署理山西冀甯道加鹽運使銜戊午己未兩科山西鄉試監試官調直隸軍營調回山西軍營告假回籍寓居成都 特旨簡放陝西鳳邠道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

申時卒於官年六十有九

先世自宋代肖三公有子二十一人遣居四方授之以詩所謂三七男兒總熾昌者也明代貴海公自江西瑞安遷湖南醴陵十五傳至先祖經林公遷於貴筑經林公子四人長兌楣公安泰以先君官封奉直大夫次石香公輔廷山西垣曲縣知縣次斗南公輔相廣西鎮安府知府署右江道殉節贈卹如例次卽先君嘉慶壬戌年先祖母匡太淑人有疾先君時方五歲侍枕側至夜半不寐先祖驚抱持之先是外祖左望亭先

生遇先君逆旅中奇其貌及聞姻家述先君天性至孝遂以吾母左淑人許字

丁卯先祖自楚移家入黔貧甚不能延師先君失學丙子初受業於傅葆泉先生璜始學爲詞賦應童子試取古得侑舞生恥之入樓上讀書七閱月未嘗就寢倦甚則斜倚案上假寐而已次年丁丑三月學成應縣試第一府試時太守周公於廣坐中謂先君曰論文仍以汝爲第一特不欲汝多占人地步耳先君終身誦其言是年入泮

先君院試時先祖患噎隔之證已篤侍疾目不交睫者數旬先祖棄世後家貧無以爲葬先君徒步走雲南訪李都司德普貸得三十金營葬先君體素孱弱甫抵安順足癩困臥夢先祖來撫摩患處驚覺病立止往返三千餘里無所苦

己卯先祖母匡太淑人棄養先伯父兌楣公石香公遊粵斗南公館於花氏以家事屬先君僅遺錢四百米兩斗家中至和麥麩作餅糲爲粥以食衣不蔽體先君恬然安之誦讀不輟先慈左淑人勤女紅與先君共一

鐙率至夜半鄰有孔先生餘三者亦貧而好學與先君
讀書聲相聞嘗兩日不舉火孔先生禰庭中桃奉先君
其妻亦呼先淑人共食意甚得也是時惟傅先生及徐
丈毓東時周先君之急

家貧不能置書與唐子方丈樹義往還勸先君博覽時
攜小童負書籠置几上因得縱觀道光壬午舉於鄉座
主光律原先生聰諧謂先君漢書精熟先君嘗自言吾
學得力於子方者爲多乙酉館清鎮丁懷甫大令良嗣
署丁皖人蓄書亦多先君手鈔數十冊所學益博

先君嘗自言獲交徐丈始相規以謹言一語偶失面責無所寬假丙戌隨先伯父石香公至晉鄙官場積習遂有志爲經世之學又力行功過格日之所爲夜必簿記數年之後乃能有以自立

乙未通籍觀政吏部讀例有疑輒加籤記後逢修改則例之歲依先君所記更定者凡若干條崔國民丈侗陳勿齋丈士枚例案極精熟夏一卿丈恆尤懃直三君在考功皆以老輩自處與先君一見卽相得甚歡

書吏舞文往往舍例援案先君與同司搜輯舊案分別

存銷存案分門別類用大簿書之懸於司堂遇有疑事
當援舊案舉手可得先君又自錄一冊時時檢閱書吏
之弊少息

先君在銓曹務持大體不阿長官咸豐初年陝西巡撫
張公祥河糾一縣令其人伺張公入覲詆之於途疊訴
於功司先君批駁而堂官受其詞其人遂咆哮堂上先
君使吏拘之白堂官謂督撫舉劾之權不可撓參員訐
告之風不可長遂具稿請交刑部治罪又直隸易州某
以賄逮問得實交吏部議侍郎某公陰左右之侍郎與

易州皆先君同年進士也先君與侍郎爭論不少假借
卒處分如例寶蘭泉丈壻時掌功司鐫硬黃二字小印
貽先君先君述懷詩蹉跎十九年中事贏得人呼作硬
黃蓋指此也又嘗與尙書長白恩桂公爭渭南縣令武
訪疇議敘事忤長白公意七年不遷員外後長白公病
亟尙書陳文恪公往問之至吏部堂宣言曰小山將死
矣謂黃君淹滯久當遷其言也善先君嘗言長白公治
事精覈吾以忤公故凡事益加慎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吾受其益不少也

尙書祝公慶蕃嘗請令官員罰俸概繳實銀以充軍餉
事下部議先君立持不可議遂寢鴻臚少卿劉公良駒
疏請刪減則例謂書吏舞弊由於例文太繁先君謂不
清治原但知減例弊將益甚擬覆疏略云政有飭法之
吏自有懲吏之法不得因吏之壞法遂減例條劉公見
之語先君吾兩人所言一則本原之論一則救時之策
也大學士陳文恪公奉 詔議陝西回民拜雙文罪名
以屬先君先君據刑部秋審比擬條款擬入情實人謂
老於刑律者不能過云

咸豐癸丑解組歸黔爲蜀遊甲寅返自蜀而遊義楊瘋
之亂及上下游苗匪教匪先後並作乃會官紳治鄉守
先城而後鄉先保甲而後團練分城中爲八段統以總
紳每段分街道統以散紳編甲審戶手持簿書遍歷衢
巷陳說利害曉以大義夜則率諸紳巡察有警登城事
皆宿辦建倉三十八廩積穀二萬餘石鑄大礮百六十
尊他城守之物稱是練親兵五百人爲遊騎策應城內
既定乃治四鄉合寨爲團設之長合小團爲大團設之
總察形勢建碉卡勸輸粟製器械簡丁壯定操期設偵

探置傳遞鄉之善士嘉勸之不善者董戒之土豪積匪之最著者執送有司誅一人餘則榜其名於通衢交團管束予以自新时期之間衆情翕然時賊環省城四面擾遵義黔西貴定龍里平越開州清平而百里之內屹然保固至今通省糜爛省城謹守成規尙能支持皆先君創辦之力也

貴陽之長寨八寨與平越之王卡八寨開州之蒲窩八寨夾峙清水江側皆苗民與漢民積不相能下游苗變之後漢苗尤相猜忌先君遣彭年偕過君瑞雲入其寨

親勸諭之盡得漢民侵欺狀爲蠲除之使合團後賊犯
清水江苗民無從賊者賊退先君召之來勞以牛酒苗
民以手自指其心泣曰小苗只憑此一點耳其誠感如
此

丙辰二月貴東道兵潰於清平遁入清水江賊尾之渡
河焚掠數十村寨先君旣調團隨官軍擊卻之馳往招
集流亡籌辦善後時賊甫退土匪四出剽掠先君與唐
鄂生炯分兩路抵巴香先君擒斬三人唐君擒斬十四
人亂始定富民倉廩存穀未被焚者悉爲封識比其返

也勸輸以助賑是役也被難千七百戶大小五千餘口人給兩月糧用穀三千餘石尙存穀二千餘石爲團內修復之費出省時實不持一錢也又查出叛產約值三萬金爲籌招種取租以巴香去城邑遠請以所入租穀置汛官率兵五十人戍守擬定章程呈當事會先君去黔官有利其租者置汛之議遂廢先君聞之深爲太息云

武生羅憲章者種民之尤黠者也賊入清水江團民多脅從巴香龍丹山與憲章實應賊憲章美鬚輯賊至雍

去以爲人不識也賊退仍治團事丹山旣伏誅先君移書督防知府徐河清請除憲章徐答書言環羅家寨種民數千戶慮搖動生變先君領之至落掌憲章來迎先君與款語若不知其應賊者次日大合團衆赦脅從導被惑入教之民使具悔狀事畢詢於衆曰鄉中獨無仗節死義者乎衆曰有羅燦奎者憲章叔父也賊至其家使具食燦奎曰吾不能象賊入廚下自經死先君聞之泣問燦奎有子三人則遣練勇牽馬迓以來撫摩慰勞予功脾頂戴樹坊通衢旌燦奎之忠衆皆感泣遂厲聲

斥憲章曰燦奎細民汝武生燦奎散丁汝團長燦奎死汝作賊罪不可赦憲章懾而跪汗出如雨滴階下有聲先君願團衆有保憲章不復叛者乎衆皆默先君又宣言憲章果叛保者同坐願保者進不願保者退衆咸退獨羅家寨與苗寨三人留先君先詢苗寨二人對曰憲章雄踞一方慮公繼之出吾屬無噍類詢羅家寨則曰法固當誅同族畏其強不敢不保先君諭以無恐則亦退乃縛憲章斬之爲易團長種民卒無敢動者歸具牒當事爲燦奎請卹於朝是行也巡撫蔣公蔚遠假先

君便宜故捕誅謀逆之王登學姜洪皆不煩用兵而弭
亂未形云

丙辰十月至山西時捻逆往來豫中晉疆戒嚴大府檄
先君籌防先君披檢輿圖稽之方志委員查勘手自摹
繪每文報至指示形勢道里遠近較他人親履其地者
爲詳且確河東道黃公經嘗欲移紅渠之兵進防盧氏
先君言防盧氏兼防永甯因指二邑距陝州道里遠近
皆以紅渠爲總匯黃公心折凡所措置多類此又嘗爲
恭襄公恆福草疏請復孟壽營舊制又嘗建議裁北鎮

兵益南鎮當時未見用後皆施行同治辛酉去晉時冀甯道鍾秀公出防潞澤來詢方略先君刊一冊與之越數年公來書猶以守先君言邀敘加秩相勞謝云

晉省平定州設立戶部寶泉分局原議移鑪就鐵鑄錢運京以濟銅錢之乏繼因錢質過低復令就地行銷除工本外將每歲餘息解部咸豐七年分局以每年鑄錢十九萬餘串平定一州難於行使請各府州縣一律行使鐵錢八年更添三鑪鑄錢愈增平定紳民呈請漸次搭用銅錢分局遂以阻遏爲詞先君建議謂晉省鐵錢

難於暢行實因銅幣尙敷周轉嗣平定壽孟諸邑因鐵錢時值較銅錢甚賤商民惑於小利凡以銀易錢者均取鐵棄銅奸商復將銅錢藏匿居奇由是銅錢日少鐵錢日增而銀價日貴分局增鑄鼓鑄有加無已直豫兩省以爲平定鐵錢暢行紛紛載運入境鐵錢愈多而愈滯銀銅日少而日昂小民逐末所得鐵錢不足償本則百物騰貴貧民無以聊生民間請銅鐵並行不過欲借銅錢以減銀價並非棄鐵錢不用也分局所重惟在餘息易銀計每歲解部不過三萬餘兩而鑄錢則無限制

欲將行布於通省則征收錢糧必至鐵多銅少難於易
銀批解晉省錢糧爲數甚鉅以數萬兩之餘息致礙數
百萬之正供利害相懸固屬不值若止平定一州行使
則一州之用銀有限而分局之鑄錢無窮銀竭害生卽
欲嚴法重刑勉強行使其勢有所不能況利害相因利
所在則衆爭趨害所在則衆爭避爭趨之而利固難久
爭避之而害更可虞平定在萬山之中設鑪以後匠作
夫役並挖鐵運鐵及外來趁利各項人等日聚日多匪
徒混跡其間易聚難散恐歲出之利甚微流貽之害甚

大議上巡撫英桂公屬先君爲草疏入告疏再上分局始撤

咸豐三年賊入封門口連陷郡邑時承平久晉中大吏未諳軍旅官幕亦無會理糧臺文案之人而征兵調餉刻不容稽供支遂多逾例又任事之大吏以爲事後可以補奏而不料其去官之速繼事者又諉非任內之事未經陳奏及咸豐六年改軍需爲報銷局承辦之員見銷數絀於用數則增車馬口糧之數以益之七年先君領局務悉令罷去使依十二奏案分戶部之口糧兵部

之車馬工部之器具計用銀百八十餘萬僅銷百二十餘萬歸各營自行報銷者十餘萬其不能報銷者尙三十餘萬議歸外銷有請州縣攤捐者先君曰州縣累重非侵盜庫帑則腹削民生非策也謀之河東道黃公由鹽勛加價分六年彌補事竣先君以給核得宜奉 旨嘉獎

晉中當事籌餉艱難議抽釐稅先君謂晉民商賈在外且山程也與東南諸行省通舟楫者異釐金所入無幾而病及貧民不如勸捐之病在富民而足以濟餉爭之

數四不能得且謂非先君督辦不可先君又言必不得已請除細碎只取大宗初定八宗繼增成十四宗其布帛菽粟關民日用者概不抽取後以事與當事爭論布政使常績公謂先君宜少遜謝不知大府有肝疾乎先君答言吾官雖微五臟豈獨不全也持正不阿大率類此

先君以伉直數忤當事意然當事雅重先君嘗語先君人言相見恨晚吾則相知恨晚先君去晉挽留至再及先君以病閒居保定猶遣弁往迓先君答書謝之並自

陳云起家寒素先世無一命之榮賦性迂疏朝右無一刺之納生平風節略見於此

先君究心輿地之學在黔則請成清水江以固省城在晉則請駐兵紅渠護會興鎮以固鹽政己未至大沽海口則請北塘置守繪圖貼說言之邸帥不見用後卒以北塘失守致潰全局壬戌至蜀佐總督路公幕用兵三載隨宜布置粵逆石達開寇川東南兩載我軍扼之江畔不得渡則繞滇疆先遣中旗自甯遠入蜀疾趨漢中日數百里引官軍北向達開乃乘虛而窺黎雅一夕先

君覽文報有魯甸地名謂駱公曰此入蜀要道也過大渡河則無險可扼矣急調振武軍總兵唐君友耕回軍扼河而守甫至賊舟已近岸擊卻之會河水盛漲夷酋助官軍擊賊遂擒達開向使唐君稽遲半日賊已渡河登陸則蜀患方殷事機之順天時人事若相湊泊云

同治癸亥劉公蓉奉 命撫陝慨念秦地荒蕪民食維艱銳意興辦屯田而以書詢利弊先君爲陳十二難因采輯官私書爲營田輯要凡言成法者十有七言積弊者十有四於制田物土之宜悉博采而詳言之大旨在

於用民而不用兵爲民興利而不與民爭利皆集前人成說著於篇章使人自酌而不參以己論識者稱體要焉及簡授鳳邠乙丑五月履任則以所言者見諸施行劉公亦深相倚重時軍事方亟議者多以軍餉爲急則有設屯招佃諸議先君旣歷言其不便因謂與其急籌繕兵存奢望於閭閻而餉需終歸無著不如寬以待民使樂趨於隴畝而餉源或可自充欲使民樂於墾荒而無畏難必使民得爲世業而有餘利於是爲之正經界定限制緩錢糧定租穀章程旣立劉公以聞於朝

遂檄各州縣次第舉行其或狃於積習或未得肯要則於公牘內手自批答語之不憚其詳言之不嫌其複又慮其懈弛也爲之嚴考課以示勸懲行之期年計查出叛絕產三十餘萬畝已認墾田十八萬餘畝並有一年期滿陸續輸租者丙寅秋間病勢日增因念征收租穀弊竇滋多力疾續擬章程詳請咨部及至十月病篤稟請開缺猶以接辦營田須擇不徇情面不事更張之員爲請先君殫心於國計民生功施未竟蓋不能無遺憾焉

甘肅大吏請變賣陝西叛產以濟甘省餉需事下所司

先君謂籌辦營田事雖紆徐然漸次開墾一二年後銖積寸累不無補於倉儲六年之間辦理得人成效可以預計若變賣之舉欲以數千頃之荒地遽變爲數十萬金名雖足以動聽而實不足以贍軍迫歲月遷延章程紊亂欲變價而田無可售卽欲復限年交租之議而法亦難行因條上不能行者一不可行者四其略曰陝省殷實之戶惟西同鳳較多而受回逆之害亦惟西同鳳最烈蓋因事起倉猝幾於靡有孑遺本年籌辦營田酌

量等則準俟一年後每畝按則交租以六年爲限限滿
交足換給契紙作爲永業計租之所值較民間尋常價
買不過十分之三而又寬以年限不致迫促其有力之
家不待六年補足租額亦卽作爲永業果有富商巨賈
不難照數呈交無論招佃轉售均可獲利乃迄今半載
認種寥寥多因厚實之家焚掠殆盡事後逃歸雖自有
之田荒蕪甚衆何暇別圖良產所謂不能行者此也至
所謂不可行者量地售賣必待富民本省無人則將求
之鄰省鄰省富民安土重遷未必肯離鄉井間有其人

亦必合計往來資斧及牛具子種棚舍人工坐食之費而尙有贏餘乃肯認買官欲速售則定價不得不減價減而良田先售則瘠地之價不得不再減在官日有減價之議奸民愈存希冀之心歲月耽延拋荒更無人種其弊一地之肥磽惟里胥糧正知之最悉平日早欲侵吞冀乘急售之時圖遂平時之願其私既遂則又必借故展延田地日久日荒更無人問何能以濟急需其弊二兵差絡繹供億繁多雖征存正款尙虞州縣虧挪此項變價之款陸續投收恐徒以濟各州縣之急未必果

濟軍務之急其弊三地方官不盡可恃勢必揀派賢員
設局招買現報有叛產二十餘州縣既無此多員派委
而一切薪水局費就變價中提取歷時既久所入不敷
事必中止彼時再議招墾則良田已去瘠土猶存農民
藉口有詞限年交租亦必沮格其弊四有此四弊陝省
變賣荒產所以必不可行也議上劉公據以入告變價
之議遂止

關中書院舊設膏火六十分道光中朝邑縣生員劉學
寵捐增六十分嗣各官又捐廉給膏火六十分統計百

入十分故月課常至八九百人軍興後庫款不充各項
生息本銀大半提用以供餉精彭年主關中講席時僅
存官捐六十分而已育嬰堂兼管種痘局義學尤省城
善舉向歸鹽道經理所有經費前官虧挪每歲所入幾
不敷四義學之用育嬰堂漸形支絀牛痘局遂已停種
先君既同當事諸公倡捐先開痘局施種復於咸長兩
邑各撥叛產六十頃招種取租爲彌補書院育嬰堂經
費在家見孫曾呼寒加衣輒念堂內嬰兒爲增衣褲視
四義學亦如家塾時往查考塾師功課勤者嘉獎惰者

更易彌留之際猶慮租穀需時預籌來歲痘局錢五百緡送交董紳蓋實心實政出自至誠故始終不懈如此又劃撥叛產取租歲修灞岸堤工又省外各郡邑書院及養濟院渠工之屬由叛絕產內湊撥借資整頓全活者不一而足

丙寅四月有以撫回之策干陝甘總督者劉公與先君皆難之先君博采衆論同布政使林公上書總督以爲逆回之投誠斷難憑信陝省之可慮更復多端其詞曰大凡賊之乞降勢先窮蹙去年回竄平固以來尙未開

仗今且陷我靖甯隆德橫互東北窺伺汧隴邠鄜較前
猖獗即使懾於軍威之盛亦非網張圍合無可遁逃忽
然搖尾乞憐豈真甘心帖服況自滇回滋事屢撫屢叛
習爲故常彼聞我兵方謀大舉帖耳來歸將來督師西
馳勢仍復叛若非苟且緩兵之計卽是圖入腹地逞其
詭謀犬羊之性貪而無親貪則其亂易成無親則其衆
難一目今乞降之頭目阿渾卽係真心及事定解散不
復能統其衆旣不能與該同一一要盟則一人倡亂羣
吠復興謂可永遠革心誠恐必無其事所謂斷難憑信

者此也至於陝省自遭回亂或全家屠殺或十存二三廬舍盡焚田園荒廢蕭條千里斷絕人煙民間受害既廣怨隙難解即使臨之以威強之以法令挾不共之仇權爲同居之侶而人懷前忿如火易然未可相安時虞生變可慮一逆回就撫豈能裹糧入秦秦中荒蕪數年迄今土不備墾得糧無幾豢此殘黎旣供本省各軍又籌甘肅兵食亦望早殲醜類長享太平誰肯罄餬口之餘糧養百年之仇敵回民無從得食勢必劫奪相仍納飢虎於室中難以禁其不噬可慮二回禍數年陝省幸

未陸沈貽 聖主以西顧之憂者以內外不相應也省
同五千餘戶現無外援尙稱安靖萬一就撫之後歸鄉
之同潛相勾煽肘腋禍生滇省前車可爲殷鑒且省中
回漢猜疑全賴官爲彈壓至回民出城一步卽有性命
之虞是鄉民之積恨甚深將來斷難安插日昨藥局灰
燼災由雷火紳民惶懼已以外回勾結內回暗穴地道
爲疑互相驚擾若聞歸陝之謀先有瓦解之勢可慮三
陝西以彫殘之區籌辦接濟甘糧倉儲不足繼以采買
采買不足兼行勸捐以及車贏之屬無在不借資民間

而民間驟聞陝回就撫懼其歸巢新集之民易散難聚
驚逃之後辦理轉運亦覺艱難是不惟於陝局攸關亦
於甘事大有妨礙可慮四逆回之難信如彼民情之可
慮如此蓋陝回與甘回情形不同辦理陝回亦與甘回
有別陝回少而漢多甘回多而漢少陝回既已離巢甘
回尙在本境陝回倡亂在先甘回煽動在後論其情罪
度其事勢甘回尙可剿撫兼施陝回則斷難言撫非不
知盡誅之難也既撫之後無可安置故除剿之外無可
設施也考古人徙戎之策原有遷置關外之條現在玉

門內外警報時聞亦未能遽議及此而陝省廓清之後
總不宜更召禍端苟貪目前之暫安必貽無窮之隱患
況暫安並不可得而隱患則可立呈萬不得已或如撫
院所籌該回久在平固卽令暫就該處呈繳軍械權宜
安置自圖生理俟數年後如果陝民疑慮漸釋再行開
導徐令陸續東歸若此時遽許入秦旣非所以保漢亦
非所以全同陝境如果重遭糜爛甘肅亦難望其肅清
西北大局何堪設想某等職司地方公同商酌旣見後
來之弊不敢不爲先事之防伏冀俯采芻言通籌全局

豈惟陝民之幸 國家實利賴焉書上未幾逆回果大
舉寇鳳隴如所言以陝西有備不得入

嘗謂多言不如力行在晉時按察使某公以保甲公牘
來商先君曰事不躬親欲以一紙檄委員使羣情聯絡
豈可得耶某公難之所行卒無效先君在黔治鄉守則
親歷村寨衢巷在秦奉檄治省城保甲亦會合官紳漢
回開示誠信故能衆志成城奸宄屏息咸甯令柳君坤
厚爲先君言自保甲局開縣中數月無竊案云

在京佐陳文恪公治部員張某之獄詞連承審之楊君

形如馮君志沂二君皆端人刑部既訊無賄託復以難保無三字故爲周內先君從容爲文恪言外間以難保無對莫須有公瞿然曰何至是二君得釋在晉佐臬使治臨汾令某濫刑斃命之獄某令故狡獪時有移尸抵換之謠衆情疑慮不敢啟驗先君曰讞已具矣尸果易更究易尸者耳遣員啟棺驗之杖傷宛然獄遂決先是按察使以下皆左袒某令先君持之力及奉廷旨詰責咸謂先君有先見云

先君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自視歆然如未嘗學者怡情

山水遊踪所至輒圖其意辛酉乞病後自撰聯云書囚
少讀辭官補山未全看託夢游卽胸次可見矣嘗言廉
退乃士人本分非難事也故生平出處進退辭受取予
倍極矜慎而未嘗以廉退自高咸豐庚申山西巡撫奉

詔入都與當軸議 巡幸事宜檄先君自隨嘗告先

君當軸雅重君數問君名宜往見先君對曰以公事召
則見卒不往京師派修工程視爲堂司調劑常例先君
在考功時堂派督修八旗營房與同司慶約公諭工頭
毋得至私宅人皆難之在晉時有以千金求列門下者

卻其金勵以名節其人卒改行爲善彭丈崧毓漁舟紀
談記清操一篇謂先君暮夜之卻千金之辭不以爲名
絕口不道蓋紀實也

與人交坦白簡易不設城府或有疑先君者開誠語之
其人卒相信無他急友朋之難官考功時同僚有死以
後事相託者延其妾及子女於家命先慈左淑人爲之
經理無世俗禁忌焉

先君事無鉅細熟思審處徹始徹終好爲深遠之慮緣
是心血虧耗然天性淡泊屏棄嗜欲平居簡默寡言自

治公牘文字日課鈔錄外惟怡情前人書畫名蹟否則
閉目靜坐故雖體弱多病而神氣湛清七月二十八日
感激時事心火上炎二十九日陡患癱閉轉成遺溺八
月間調理漸痊九月初間復感風寒醫者誤投涼劑元
氣遂至大虧二十日忽然暈厥急進附桂重劑幸得蘇
醒遂命舉鳳邠任內所治事逐一條列具詳移咨二十
七八日書遺屬呼家人徧加訓飭十月十一日自診脈
息甚微強起取爲人所作畫署款還之十五日氣息僅
屬自書挽聯又書賜次孫國瑾聯日讀書有種子立志

爲名儒十八日召國瑾至前諭曰務名非所以示子孫
爲易書下聯曰力學爲真儒十一月初三日夜半起坐
聞鴉聲欣然作古木寒鴉小幅擲筆仰臥遂并穀食不
能進初四日譫語多海國事良久顧不孝曰吾所言皆
夢囈乎不孝涕泣言此吾父憂時迫切之念構成幻象
者也先君閉目不語旋呼紙作不如意慳如此六字嗚
呼孰知遂爲吾父絕筆哉先君自十月望後自知不起
不肯進藥劉公遺書相勸連遣醫來先君感其意進藥
一器旋復飭斷十一月初六日申刻遂棄不孝長逝嗚

呼痛哉以先君高年久病近百日而書畫不輟使非不
孝誤進醫藥未必遽至不起不孝不知醫往歲既誤吾
母今又誤吾父也可勝悔乎

配左淑人事詳賢母錄先先君七年卒子五人長葆謙
國子監生早逝以彭年官贈儒林郎次卽彭年翰林院
編修次晉齡次又齡次葆恆女三皆殤孫四國瓊湖北
候補同知國瑾國璵國瑄皆幼孫女四曾孫康官殤曾
孫女一

嗚呼以先君潔志精行深慮遠識宜若爲時而生願以

介直數忤於時又淡於仕進上官同僚稍不合義輒投牒引去獨晚歲起家入秦同官並見尊禮而湘鄉劉公閩縣林公尤能以誠心大義相切劘迺得抒其所欲爲而高年疾作厥功不竟此林公所以有莅事衰遲之歎也咸豐以來事變紛紛凡先君爲疆吏區畫多關天下大計其事涉機要者不敢著又稱人之過而後彰己之美先君生平戒之至切尤不敢詳謹臚其大略可傳於世者伏惟當代有道君子知言之士紀述而表章之不朽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先妣左淑人事略

先妣淑人湖南長沙左氏外曾祖諱本有舉人官衡陽
教諭外祖諱光南以諸生教授鄉里學者稱望亭先生
淑人幼賢外祖善相人家君數歲時遇諸逆旅舍中外
祖奇之執手詢族里遂以淑人許字淑人年二十三來
歸性篤孝逮事先祖妣匡太淑人僅年餘無不得其歡
心侍疾兼旬目不交睫中冓皆躬自浣滌匡太淑人於
諸婦中愛憐特異病亟時執淑人手不釋遺言屬諸婦
善護惜之常以遠嫁未得歸甯爲憾外祖父母歿不能

視舍斂舅氏歿又無子時形憂泣及彭年官翰林遇
覃恩體淑人意貶贈外祖父爲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
加一級外祖母魏爲安人又得左氏族子世延爲舅氏
後淑人聞之憂始釋來嫁時衣僅數稱悉分諸妯氏伯
母陳體故願長而淑人衣短不可衣淑人亦遂不衣也
久之家益困嚴冬披破絮夜則藉草而臥和麥麩作餅
煮糠爲粥或食而吐飢則更啖之時家君雖奇窮閉門
誦讀不輟淑人勤女紅與家君共一鐙率至夜分孔先
生餘三者比鄰居亦貧而好學與家君讀書聲相聞有

疑則就短牆語共析之孔先生嘗禩庭中桃奉家君其妻亦呼淑人共食食已天已曙蓋兩家不舉火者兩日矣後家君教書松桃廳寄金歸淑人先分貽孔先生家且爲衣衣其子焉家君嘗疾篤淑人割臂和藥以進病旋愈虔供先祀祭必躬上食浣濯祭器不假僕婢手延師課彭年及孫輩讀供饌必精腴家君官京師賓客過從淑人手自烹飪後彭年與同志會文講學淑人猶親治具彭年請曰家人非不給而令吾母勞耶淑人曰汝不聞陶母事乎顧汝擇交賢者否耳比年傷足步蹇需

人扶掖猶時至廚下省視曰婦人職也佐家君理內政數十年未嘗自治一衣一食之奉而歲積所餘分寄親黨咸豐甲寅三月黔中譎言有變紳富多遷避時家君在蜀彭年奉淑人里居淑人諭以無輕動已而言者果妄乙卯遵義楊瀛之變省城戒嚴彭年隨家君治鄉守淑人質衣飾得金與粟分親友之貧者使無恐家君有僚友死延其妾及子女於家淑人力贊成之無世俗禁忌嫁其女教育其子若己出然性嚴重而寬惠家人侍側語言儀節有誤輒閉目不語家人肅然自悟終未嘗

疾聲訶責也獨於彭年讀書訓之嚴自兒時爲文聞家君言稍有進益則喜否則恚憤至廢寢食淑人意有不適彭年取稗官說之至忠孝節義事則欲歔涕下寢疾彌留呻吟轉側備極艱苦而衣縫偶有不正輒顧侍者爲整理之未卒之前十數日呼家人與訣且各規其短語彭年曰汝以事親家居固善然男子志在四方久則與婦人女子何異少間又曰仕否聽汝所志其善體吾言自是遂不復語家事矣嗚呼痛哉淑人歸家君二年生男葆謙又三年生彭年又三年生女香齡殤又二年

生晉齡晉齡生而慧未能言教以字能以手指識別之
四歲而殤晉齡之殤也淑人方妊哭之痛夢晉齡而生
故名曰又齡踰年生女玉又踰年生女常玉常皆未期
殤又齡六歲又殤是年生保齡越二年而葆謙卒踰年
而保齡又殤淑人悲之曰吾爲多子病而育者一故於
彭年鍾愛尤至彭年亦遂不敢遠離淑人葆謙之卒也
聘而未娶未幾而所聘女亦死淑人憫其大宗長殤無
後又其生與淑人同日尤悲焉逮彭年娶婦生國瓊次
孫國瑾生復與淑人同日先後得孫男女八人淑人意

少慰彭年謂母願而樂之色笑永承期頤可冀孰知欲
養之不招也傷哉淑人既苦多子不育且閱歷艱窘調
和娣姒苦心堅忍晚年又以傷足舉步蹇滯不樂肝脾
受病已深己未春夏感患傷寒經秋乃愈失於調攝冬
間痰喘入春木氣乘土吐瀉交作脾胃益傷迨家君歸
自海上急投溫補重劑亦已無及而淑人亦自知不起
不肯進藥以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卒距生於嘉慶
元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五彭年侍奉無狀無以悅
淑人心淑人病又不能察脈知證早爲施治不孝之罪

其可道耶天平痛哉彭年初爲啟述淑人事不備乃請於家君爲事略質之當代立言之君子庶幾哀而憐之賜以傳誌銘誄俾後世傳列女有所取焉

陶劉兩淑人事略

陶淑人璩字幼雲玉田縣知縣同里陶萊泉先生之長女也先生與吾父名宦公交甚篤遂以幼雲許字年十七來歸吾母左太淑人生子兄弟姊妹八人先後殤兄蘊山先生歿吾母尤悲感不自勝吾日就外傳暇輒歸取說部忠孝節義誦說冀以解憂及幼雲來侍得歡心

吾始得專意攬學吾父常教吾博覽顧念吾父貧不敢
多置書幼雲傾嫁貲得百金購經史置妝閣吾晝從塾
師受舉子業昏定入室發書侵曉乃罷逾年闕學海棠
經解十七史通鑑略徧幼雲每夕蓄飯一器夜半以湯
沃之進一夕吾倚案假寐比覺則飯已三沃如是者三
年未嘗間而幼雲病矣幼雲性純孝自萊泉先生之喪
傷母家中落憂損致疾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吾授
館職祀先幼雲病已篤吾母強掖使坐披以品服幼雲
舉手及額曰得長事膝前爲幸以是月二十三日卒年

二十有二權厝京師城南老君地幼雲婉順寡言雖極
哀怒至堂上色頓愉吾母絕愛憐之嘗語親戚曰吾子
婦如飛鳥依人人爭傳其語曾文正公爲輓聯云得見
夫君爲文學侍從之臣雖死何憾但觀人言於父母昆
弟無間其賢可知蓋紀實之辭 封恭人以子國瓊今
官湖北襄陽同知候補知府加三品銜 贈淑人女適
主事唐我垣今寡

劉淑人尹玉字季瑜辰州府知府大興劉寬夫先生第
四女幼雲之卒也媒者衆請卜之吾父名宦公曰學人

必能教家擇也何卜爲後與寬夫先生遇顧亭林祠松
樹下論學甚洽遂定盟故先生爲吾父題雙松卷稱爲
松緣云季瑜耽文史嫻繪事道光戊申九月來歸結褵
之夕吾被酒臥季瑜據案作畫以壁懸張君石洲贈聯
有唐人陶然共醉菊花杯之句因作菊盃圖逾年庭中
碧桃重開並蒂結實二十四雙吾取以名齋使季瑜圖
之歎曰古人言根之傷者木再華妾謂並蒂者生氣已
分不如其一也賦詩相警勗其明識類此咸豐癸丑侍
雙親歸黔泊舟白茅灘吾於岸上獲奇石四周雲繞中

微凹背文如水波吾父曰此天然硯材也季瑜爲寫雲
波石研圖庚辛之間吾在蓮池季瑜圖十二勝景錄前
人吟詠於冊暑夕乘涼待月宛虹橋笠亭天忽晦吾戲
爲檄書筵上俄傾月出季瑜喜而圖之時吾父乞病來
就養晝則選石灌園夜則觀書作畫以自娛樂吾與季
瑜歸漏逾三下吾父猶未寢見筵微笑逾二十年吾復
來蓮池而此樂不可復得矣季愉性伉爽與吾辯論嘗
不相下又不喜米鹽瑣屑吾母因事督教不少寬假後
得博野尹氏太夫人年譜季瑜手自寫錄遂委婉和順

勤於操作刀匕筆札常相雜也吾母病經年晝夜侍湯藥滌廁膺不怠病亟刲膺和藥以進得少延先是季瑜曾刲膺療吾病得瘥故又刲膺以進母及吾母棄養乃悲感致疾同治壬戌吾父入蜀吾奉母柩以從季瑜以四月三日道卒年三十有六回亂道梗寄厝於秦丁卯始隨親喪歸葬於湘鄉季瑜之卒值西安戒嚴未及寫遺像季瑜嘗爲予述母家藏陳南樓夫人繪大士像卒後十年予得之海王村中果肖爰命諸子祀之子國瑾今官翰林院編修國瓌監生早逝國瓊國史館膳錄議

敘通判女三適普洱府知府彭念辰監生李端楷生員
蹇念恆 封恭人以國瑾官再 贈恭人國瑱官 贈
淑人光緒六年十一月同鄉以孝行牒禮部請 旌如
例

陶樓文鈔卷第五終